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野容叢書卷第三十

長



楸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

野容叢書卷三十

一

黃周覽

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為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黠徒越亦徇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穀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

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孤陀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歿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爲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爲鬼域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歿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爲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爲其一時假寐而爲是言也觀韶爲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

入野客叢書卷十

三

黃周敬

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益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

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爲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爲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百萬莽浚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成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

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及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僕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韋浚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

入野客叢書卷三

五

四

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

知止知得失存止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止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忒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止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

入野客叢書卷三

六

版卷

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劾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

戰奴吳漢表為置祠為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為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八野客叢書卷三

七

世宗覽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止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口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

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為玉栝玉栝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肺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為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筮御此老叢棘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為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由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為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為角音祿又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謂詩角里為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為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即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長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即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

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
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
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
錄謂按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
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
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為五卷愧
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
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

八野容叢書卷三

九

黃周敦

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
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
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
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
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
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况所不同者
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為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
鄭僂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

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爲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篋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八野客叢書卷三

十

黃周賢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爲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爲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堯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

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按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狢狢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

足寒傷心

孽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諶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諶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諶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諶所答按琨集中有諶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

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
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
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
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縈詩品曰越石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疲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
體良才又罹危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
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
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附錄

長洲王楙

野老記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入野客叢書附錄

衣宸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忤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感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

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歿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八野齋叢書附錄

二

袁宏

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忤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勅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

入野史叢書附錄

三

表

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邊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

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濬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塌了

八野客叢書附錄

四

表

卻真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溪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怒何邪了翁誦老杜詩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蠹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入野卷書附錄

五

姚鼐

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寔衰矣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

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為姤二陰生為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為遯此沈潛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摩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苙闌也非也香白苙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入野史叢書附錄

七

沈潛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佺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
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
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
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
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野客叢書附錄

壬戌仲冬朔旦吳
懼書完紙拜御劑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
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
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泐叅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
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
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

入野客叢書卷之

一

碑

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
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
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
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
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
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
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楸字勉夫家
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
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
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

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胸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叅議陳公造爲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稟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扶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錄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子弟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頡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卷易簣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趣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齋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

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
腳踏實地性虛天
臨歸不用求纏裹
趁著帆風便上船

野客叢書卷之四

宋浙西叅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
純正稽考之精確鈎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
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